

• 王雲五主編 •



彈詞考證

趙景深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趙景深著

彈詞考證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民五十三年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爲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本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若干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若干萬字或相等篇幅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

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間以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研討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數年之間，取材方面，時有極合本文庫性質，徒以篇幅過多，不得不割愛者，因自五十八年七月起新增特號一種，售價定爲二十元，俾本文庫範圍益廣，而仍保持定價一律之原則。惟半年以來，紙價工價均大漲，祇得將特號面數酌予調整。凡初版新書，每冊在二百一十面至三百面者，或景印舊版，每冊在三百一十面至五百面者，均列入特號，事出不獲已，當爲讀書界所共諒也。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一月五日王雲五識

序

在寫完大鼓研究以後，接着又寫這本彈詞考證，算是對於南北彈詞都淺嘗了一嚮。北方的大鼓是斷片的故事，略近短篇小說；而南方的彈詞則是整個的，略近長篇小說。彈詞自不及大鼓雄壯，但細膩則過之；珍珠塔贈塔要說個把月，已成爲盡人皆知的美談。唯其細膩，故其技巧多有爲小說作家所不及者；說書人更就原著從而煊染之，就更使得彈詞華采紛披，美不勝收了。

彈詞約可分爲文詞與唱詞兩類。文詞卽案頭的讀物，所謂“of the woman, by the woman, and for the woman”者，如天雨花、安邦定國志、再生緣、玉釧緣之類。此類書多「表」（卽第三人稱的說白）而少「白」（卽第一人稱扮角色的說白，與戲劇同）與唱詞多「白」而少「表」者不同；至唱句則爲七字句或攢十字（三三四），與唱詞無異。關於此類文詞的作者，作品及其考證，譚正璧兄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女性文學史已經說得很多，我可以不必再說了。

但唱詞方面，卽現今各書場和無線電播音處所彈唱的所謂「小書」（只說不彈的武俠故

事如三國英烈、金臺之類稱爲大書。我卻以爲錢靜方小說叢考、蔣瑞藻小說考證所引，尙欠精詳。謹不揣謏陋，對於最流行的白蛇傳和三笑姻緣詳作考證；兼及珍珠塔、倭袍傳、雙珠鳳和玉蜻蜓，並於雙珠鳳中附論描金鳳。掛陋及錯誤之處當屬難免，敬乞明達指教。

我之能寫成這本小書，實由於丁戡音先生囑我編彈詞選（商務版，首列序文萬餘言，詳論彈詞的起源、分類、體製、書錄等。）而引起興趣的。年來對此道時有涉獵，日久便已成帙。同時振鐸、阿英兩兄給我借書的方便，使我有機會看到許多珍本祕籍，對於通俗文學能略盡一點心力——都應該深深感謝。

二十六年六月，趙景深。

目次

第一章	白蛇傳	一
第二章	三笑姻緣	四五
第三章	珍珠塔	六六
第四章	倭袍傳	七六
第五章	雙珠鳳	八二
第六章	玉蜻蜓	八八

彈詞考證

第一章 白蛇傳

一

白蛇傳與三笑姻緣同爲最著名的彈詞，但三笑姻緣的本事可以找到許多筆記上的記載，（詳見下章）白蛇傳卻不容易找到。只有徐逢吉的清波小志（二）引小窗日記云：

『宋時法師鉢貯白蛇，覆於雷峯塔下。』

並無詳細的記載。俞樾的小繁露（二）也提到這一條：

（一）清波小志卷下頁十三，武林掌故叢編本。

（二）曲園雜纂本。

「徐逢吉清波小志引小窗日記云云……此所引小窗日記未知何人所作。」

其實小窗日記乃小窗自紀之誤。方成培雷峯塔傳奇（二）自序有云：

「雷峯塔……事散見吳從兄小窗自紀西湖志等書，好事者從而摭拾之。」

西湖志或錢塘縣志（二）上的話也極簡單：

「雷峯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父老子弟轉相告也。嘉靖時塔煙搏羊角而上，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蟲耳。傳奇定妄。」

此下便敘流福溝的鼈、金沙灘的三足蟾、龍舌嘴的猴以及滿覺衖的蚌，洪昇註陸次雲的湖壩雜記（三）便是引錢塘縣志的。

白蛇傳敘青白蛇爲法海和尚所收，因此便有人以爲這是闡揚佛教的。謝興堯便寫過一篇白

（一）雷峯塔，四教堂本，四卷，每面七行，每行十五字。鄭振鐸藏。

（二）錢塘縣志，萬歷三十七年修，光緒十九年重刻，外紀頁三三。

（三）湖壩雜記，古今說部叢書第六集本，頁八，中國圖書公司和記版。

蛇傳與佛教，(一)以未見原文爲憾。錢靜方白蛇傳彈詞考 (二)云：

「予嘗思之，此書決爲釋教中人所作。蓋大叢林之僧徒，多有粗通文字者。或者湖上寺僧，見西湖舊有白蛇之說，因卽附會其事，編成此書，以見佛法無邊，愚人耳目。不然書中敍白娘娘之妖術，何但能勝茅山之道，而不能敵金山之僧耶！此中蓋自有故焉。」

我則以爲不一定是闡揚佛教，恐怕還是匯合儒釋道三教的，所以馬如飛的開篇白蛇傳 (三)末句有云：

「三教圓圓恨始消。」

中國人的思想一向就是中庸的、調和的，因此西遊記裏同時有如來佛，又有玉皇大帝，並不認爲衝

(一)謝興堯文，刊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北平晨報學園文學論文索引三編引。此外還有景的白蛇傳本事考、秦女凌雲的白蛇傳考證，惜均未見爲憾。據北平圖書館戲曲音樂展覽會目錄所載，馬駿著有白蛇傳索隱，亦未能見到。

(二)小說叢考面九二，商務版。

(三)馬如飛先生南詞小引初集卷下頁四一，木版，每面八行，每行十七字。阿英藏。

突。不過，白蛇傳雖非專闡佛教；其來自印度，卻有可信之處。本來有一派研究故事就說過，一切故事起源於印度，（一）又何況是蛇的故事，怎能使人不疑心出自蛇之國呢！但我徧查佛本生故事，（二）只敘到男蛇或蛇王 Nāgas 或 Muchalinda，不曾提起女蛇。寒齋所藏內典，幾等於零，連普通的法苑珠林都不會備這一點；只有請精通內典的諸君來補充了。大約這白蛇傳故事是從印度來的，另外印度又把這故事傳到希臘，以致英國濟慈（John Keats）有根據希臘神話而寫的七百行長的敘事詩呂美亞（Lamia）。（三）此詩末有跋文云：

「菲羅斯特拉突斯（Philostratus）的第四書阿坡羅尼阿斯傳（De Vita Apollonius）有個類此的例，我必須說明一下。有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李雪斯（Menippus Lycius）赴山乞里斯（Cenchreas）與可林士（Corinth）途遇一個幻化的美婦，拉着他的手，把他帶到她的

（一）拙編童話概要第三章童話的來源班發的印度來源說，北新版。

（二）Rhys David: Buddhist Birth-Stories（Jataka Tales）佛本生經。

（三）The Poems of John Keats pp. 133—150（Everyman's Library）。

家裏。她家即在可林士的城外，她對他說，她是仙子，如果他與她如膠似漆地要好，他就可以聽她歌唱，與她玩耍，喝人間所永遠喝不到的酒，沒有人敢干涉他；像她這樣漂亮的女人，願意與他「同日而死。」這個青年是個哲人，從容而有思慮，稍抑他自己的熱情，與她要好，滿足了他的欲望，雖然不一定是戀愛，他終於娶了她；在結婚的那一天，在許多賓客之中，來了阿坡羅尼阿斯，他忖度了一會，證明她是蛇，即「呂美亞。」她一切的傢具，如荷馬所述的坦塔魯斯（Tantalus）的金子一樣，並非物質，只是幻象。她被窺破，她哭了，希望阿坡羅尼阿斯不要說，但他不爲所動，因此她、金銀器、房屋和一切屋內的物件，一會兒都消滅了。幾萬人都看見這事情，因爲這是在希臘中部發生的。」

這故事中的李雪斯就是許仙，呂美亞就是白蛇娘娘或白雲仙姬或白素貞，阿坡羅尼阿斯就是法海和尚。田漢的女與蛇（一）說阿坡羅尼阿斯。

「曾由波斯旅行，到過印度國境，恐怕這段故事也和西遊記一樣，是由印度古代的文獻裏產

（一）銀色的夢面一〇，良友圖書公司版。

生的。因此一方傳入希臘，經後世英國詩人的才筆化；一方傳入中國，而成白蛇傳。

的確，呂美亞與白蛇傳相似之點極多。呂美亞的金銀器、房屋和什物都是假的，白蛇娘娘的元寶、汗巾、檀香之類也都是盜來的；呂美亞哭，希望阿坡羅尼阿斯不要說她是蛇，白蛇也幾次哀求法海和尚。再有，呂美亞最怕阿坡羅尼阿斯，時加引避：

“With any pleasure on me, do not bid

Old Apollonius—from him keep me hid.”

『一切都讓我喜歡，別招惹』

那老頭兒阿坡羅尼阿斯——我避着他。』

這是呂美亞對李雪斯的叮囑。白蛇娘娘也屢次叮囑許仙不要與法海和尚來往：（一）

『一件，不要去方丈內去；二件，不要與和尚說話；三件，去了就回。』（白娘子永鎮雷峯塔）

凡此諸點，都是相似之處。由此足以證明呂美亞與白蛇傳確是同系的故事了。

二

我國最早的白蛇傳故事，該是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峯塔，也許這一篇原爲宋人話本，那末該是南宋的產物了。證據有二：

其一是諸書著錄。如明田汝成叔禾的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一）云：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峯塔、雙魚扇墜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者也。』

但這些故事，決非近世的擬作，因爲古今小說（二）綠天館主人序裏已經明說雙魚扇墜之類是南宋內庭供奉說話人的底本了。

『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三）清暇，喜閱話本，於是內璫輩

（一）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頁一八，武林掌故叢編本。

（二）古今小說，明泰昌天啓間天許齋精刊本。

（三）孫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二號）云：『疑當作德壽，高宗內禪後居德壽宮。』

廣求先代奇蹟及閭里新聞，倩人數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沈內庭。其傳佈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翫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

雙魚墜記既是南宋話本，與雙魚墜記並稱的下列各種該也是南宋話本吧：

紅蓮 清平山堂話本五戒禪師私紅蓮記

柳翠 古今小說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一）

濟顛 紅情難濟顛，寶文堂目子雜類著錄（二）

雷峯塔 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鎮雷峯塔

翫江樓 清平山堂話本柳耆卿詩酒翫江樓記

雙魚墜記也有熊龍峯的刊本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和寶文堂目所著錄的孔淑芳記。（三）

（一）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孫儀工譯本面五四九，開明版。

（二）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面一二一引，北平圖書館版。

（三）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面一〇四引。

其二是橋巷實有。白娘子永鎮雷峯塔裏所說的坊巷、橋道、宮觀大都實有，與宋人的著作相合，今對照平話原文與施譯的淳祐臨安志（一）周密的武林舊事（二）以及吳自牧的夢粱錄（三）如下：

白娘子永鎮雷峯塔	證	宋	人	著	述
紹興年間，杭州臨安府過軍橋	<u>淳祐臨安志</u> 卷七頁七橋梁城內大河小堰門裏有過軍橋；又頁十五城北右 <u>廟神勇鋪</u> 有過軍橋。 <u>夢粱錄</u> 卷七頁一大河橋道「合同場前曰過軍橋」。 <u>淳祐臨安志</u> 卷七頁二坊巷「 <u>壽安坊官巷</u> 」 <u>淳祐臨安志</u> 卷七頁十一西河「 <u>井亭橋</u> 」 <u>武林舊事</u> 卷五頁十三葛嶺路「 <u>石函橋放生亭</u> 」	那生藥店開在官巷口。	過井亭橋	行石函橋，過放生碑。	

（一）淳祐臨安志，光緒七年錢塘丁氏校刊本。

（二）武林舊事，筆記小說大觀第四輯本，文明書局版。

（三）夢粱錄，筆記小說大觀第四輯本。

過西寧橋、孤山路、四聖觀。	武林舊事卷五頁八、九孤山路：「西陵橋、孤山、四聖延祥觀。」
離了岸，掘近豐樂樓來。	武林舊事卷五頁一湖山勝槩南山路：「豐樂樓。」又卷六頁二酒樓：「豐樂樓。」淳祐臨安志卷六頁七樓觀：「豐樂樓。」
這傘是清湖八字橋老實舒家做的。	淳祐臨安志卷七頁十：「八字橋轉西入清湖橋。」
到後市街巷口	同上，頁二左一北廂：「後市街。」
對門乃是秀王府牆	同上，頁十二：「黑橋秀王府解庫前。」

相同之處，如此之多，無怪乎孫楷第要說：「則亦有所承受，不盡出時人捏造」了。並且，「三班殿直確是宋朝武職，」(一)而文字又「古樸可觀，」(二)即算不是南宋話本，該也是時期較早的話本吧。

在這話本裏，還沒有「盜草」和「水關」的部分；並且，把白娘娘也形容得不大好，時常說出妖怪的話來。但白蛇傳大體的輪廓已經鈎成。爲說明便利起見，現在鈎勒這話本的情節大要如下：

(一)宋紹興年間，邵太尉處管錢糧者李仁有妻弟許宣，清明赴寺燒香，遇雨趁舟歸。白娘子

(一)以上二語均見三言二拍源流考。

(二)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面一一八。